

文藝建設叢書

導 領

李爾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大學建設叢書

導 引

朱 經 農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文藝建設叢書

(第一輯)

領

導

李爾重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352·V·7·32K·P308·80.80

1980年12月10日

1980年12月10日

北京图书馆藏

1980年12月10日

北京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藏 天津图书馆藏 沈阳图书馆藏

天津图书馆藏 北京图书馆藏

天津图书馆藏 北京图书馆藏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

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

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翻譯作品和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文藝報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

姜明山的父親是一個小游擊隊的隊長，哥哥是個游擊隊員。到後來，嫂子也參加了部隊工作，兄弟入了野戰軍——但這都是後來的事，在姜明山離家的時候，還沒有。姜明山是十六歲那年才離開家的；在家的時候，父親帶着個游擊隊，就在家鄉一帶打日本，當年打漁的網，交給姜明山的哥哥去用了，姜明山年小，打漁打不了多少，種地沒有地，上學也沒有的上；姜明山事情不多，不斷地到爸爸的隊伍上去，要趕上隊伍上吃好的，當然非留下吃完不能離開，和這個隊伍越混越熟，來往也就越多。也不知是因為爸爸嫌他麻煩，還是為了怕他年小混落倒了，還是為了送到個安全的地方，保存

下一脈後根；在姜明山十六歲那年，爸爸託朋友把他帶到偽滿洲國哈爾濱的一家玻璃工廠去當學徒。姜明山幹了四年，學徒期滿，居然成了個玻璃工人，吹玻璃棒子是滿有把握的。姜明山在學徒期免不了受些閑氣，出師之後，倒也覺的自在。正趕這時候來了個八一五事變，滿洲國打倒了，這一鬧不單是工廠老板一天說“中央”怎樣好，就連工頭也是照樣說。“中央”也確實到了哈爾濱幾個人，後來，長春被解放軍佔領，哈爾濱這夥“中央”悄悄地就溜了。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杜聿明又佔了長春，聲勢浩大，說是要席捲北滿，佔領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廠長和工頭們，又一天背地裏宣傳，中央某月某日要來，八路不行啦，講到高興的時候，總是說：

“等着吧！這就快啦！中央一來，什麼有個頭緒，咱們廠子就可以開工啦！……”

工人們——連姜明山在內——不能說在心裏一點也沒有盼過“中央”，可是更重要的還是開工。打八一五起，到一九四六年八月，什麼傳說，什麼誇揚，什麼願，都聽過了，這玻璃工廠却沒有開工，姜明山的吃飯也就成了問題。廠子跟前有個第二中學，裏頭住着一批八路军，論穿着，那真不像“中央”的神氣，姜明山看着都不

滿意，可是有一點是姜明山滿意的：這個八路軍和爸爸帶的八路軍一樣和氣，一樣分不出官和兵。這時，姜明山路想了一下，決定先參加八路軍再說，他便參加了回民支隊。

新入伍的人不少，隊伍上操上課也不大緊張，有了吃穿，生活很閑散。起初，姜明山很不習慣，閑的難受，慢慢地就多睡覺，多逛遊，解決這輕閑的難過。姜明山常是拖拉着鞋，歪戴着或者不戴帽子，五個鈕扣，扣上兩三個或者一個也不扣；起初是沒多少活可幹，後來是有點活姜明山也不待幹。在這些日子裏，姜明山好像吃肥肉吃多了，又膩又脹，忽忽悠悠的。

和同班的同志們，還沒有鬧什麼過不去的；就是這二班長劉寶印成了姜明山心上一塊病。他長的沒有三塊豆腐高，跳三跳都上不去炕，一天却拉起一副大丈夫的架子，斜着眼看人，張嘴就支使人。

“開飯啦！打飯去！該誰班啦？個人還不知道？！”

一天他的命令下不完，姜明山一聽他這樣支使人，心裏就做勁，十回有九回採取消極抵抗辦法：轉身溜出去。劉寶印的眼偏又不能放鬆他，多半是當他才一轉身，就要叫他：

“姜明山！幹什麼？你也去！……”

兩隻眼像錐子似地盯着姜明山。

姜明山有個知心的同志叫伍文才，人很老誠實在，嘴比姜明山愛說些，可是總不說曠外的話，做事情不撿便宜，姜明山就贊成他這點，跟着他幹什麼姜明山也不說二話。兩人混的挺好，姜明山斷不了對他發班長的牢騷：

“我就看不慣他！他覺着自己不錯似的，還光熊我！”

*

*

*

參軍沒有二十天，玻璃工廠就開工了。這個消息從多少人的嘴裏吹到姜明山的耳朵裏；姜明山的油膩的心情，像開了鍋似地波動。他想當工人多好！成天價齊大夥地不住手，累點，也比這膩膩歪歪的生活舒坦！況且還有這末個班長！一想到這裏，就看見在爐裏熔化了的玻璃漿，就想到吹玻璃棒子，就想到那夥又黃又白的年青同伴，又勞動又嘻笑的樣子……二三百人裏，不稱心的除了老板和幾個熊人的工頭之外，別的都是可心的好人！姜明山想的像駕了雲一般。同夥的人，一再地找他，要他回去，特別是小趙——工廠裏的知心人——找姜明山找的更厲害。

“你回去吧！看你這一天這是幹什麼呢？落個什麼下場？現在工廠也不興打人罵人啦！比以前好的天上地下，政府說以後還要好呢！回去吧！咱們倆還在一塊！啊？！”

“不能行啊！”

姜明山無可奈何地回答着小趙——不知有多少回；話雖如此，姜明山心上却真的難過起來了。

陽曆九月底時，姜明山參軍也有一個半月了，發了棉軍裝，回民支隊改編爲護路軍，部隊擔負了押火車的任務。姜明山和幾個別人，便在牡丹江和哈爾濱綫上不斷來往，和玻璃廠的工人仍然是不斷地見面，姜明山的心事，仍然是打不消；有幾次小趙見了他，端出擊掌絕交的樣子，提出他對姜明山的意見：

“你看你越混成個什麼樣子，手藝快扔完了，你還有個什麼下場？當八路軍是自願的，你下來，誰還管的着！再說，民主聯軍這末多，少了你，也不是不能打仗！還不是你個人願意吃閑飯，混！……你爸爸看你這個樣，還不定說什麼呢！”

有一天，姜明山下了決心，開小差到玻璃廠去。做工也不是幹壞事，革命軍隊也不在乎我這一個人……越想越對，到最後又做了進一步的考慮：萬一還要我回

來，我再回來，那也不遲！這決心一定，姜明山便在押車到哈爾濱的一個晚上，把棉軍裝脫下，偷個空子便溜到工廠裏去了。

“我不革命，也不能拐走革命的衣服！”

這是他臨走時又想到的一件事。

姜明山在哈爾濱沒有家，他的去處就是玻璃工廠，這至少是他所在的二班全體同志們都知道的。他開小差沒幾天，大家就知道他又在玻璃廠裏做工了。有一天指導員派了兩個同志去找他：

“姜明山！回隊吧！指導員叫我來找你啦！”

“我……”姜明山放下手裏的吹管，說不出話。

別的工友們看着，小趙在姜明山一旁發怔。那兩個同志又催促他，又講了一番道理，姜明山當初的道理說不出，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說了聲：“走吧！”回到住處捲了自己一床破毯子，一挾就走了。

回到隊伍上，押了一天禁閉；姜明山又悶又怕，要這樣子槍斃了才冤呢！弄了這一場，出去怎麼見人呢！當然也想到了三塊豆腐高的二班長，革命就革命，可不能和他在一個班裏革，想了半天，睡了半天零一夜，第二天指導員把他叫了去談話，姜明山不知指導員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邊走邊盤算，只覺凶多吉少。一進門，看

見指導員面色很和氣，一點也看不出別的意思，心才放平了一半。

“姜明山同志！覺着怎麼樣？知道自己錯了麼？”

“知道！我錯了！”姜明山嘴裏這樣說，心裏說：“你讓我認一千個錯，我也不能少認一個！”

“錯了，以後就該好好幹！不能再犯！”

“啊！……”姜明山把眼皮撩了一下，用鼻子答了一聲。

“你看鬧這一次多不好！同志們都看你很老實，不錯！又是工人出身，都盼你進步！咱們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隊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隊伍，幹革命，幹什麼呢？就是因為咱們工人農民，在舊社會，受壓迫，受剝削，咱們幹活，人家地主官僚享福！你看那個地主資本家幹過活啦？可是他們發財享福，大老婆小老婆一大堆；咱們工人農民，祖輩勞苦下力，却不能發財。什麼原因？還不是都叫他們剝削走啦！好容易有了咱們自己的隊伍，要打倒壞蛋們，咱們工人農民還不好好幹，等着人家壞蛋來幹麼？……

“再說，眼下工廠裏比偽滿時，舊中國時，不一樣，工人不受氣，工資有保障，當然好；咱們要不打倒蔣介石反動派，終久天下是反動派的，這福也享不長！開小

差不對，就是因為這是爲小失大，爲了個人高興，忘記了工人階級的永久利益！……你懂麼？”

“懂！……”

姜明山第一回聽着有人這樣說話；其實他並沒有聽懂指導員講的這一篇大道理和那些沒大聽過的話語，他懂了的就：人家不幹活發財享福，咱們整年勞累，祖輩發不了財！聽着最入耳的是：工人這個工人那個，全部談話中把工人放到了台面上——這是沒聽過的。姜明山半信半疑地想：共產黨真是看重工人？！

不論怎麼說，姜明山的心放在肚裏了；指導員的話是真有道理；我姜明山是工人，應該翻身，就要好好革命！姜明山的心情動了。指導員看他那黃瘦臉上有點高興，慢慢說道：

“好吧！你回去吧！還回二班！”

“還回劉寶印那班？……”姜明山的心蹦了一丈高。

“是那個廟，不是那個神了！現在二班長是張景明了！”

姜明山這才不言語，一路上猜想張景明該是什麼樣體性的一個。

回到二班，大家都是熟人，出乎姜明山意料之外的，是沒有受到什麼難爲，倒覺着比以前更親近了許

多：有的端開水，有的遞紙裝煙，有的就忙着把大衣披在他那穿着單薄破棉衣的身上。班長張景明也見面了，個子中流，臉上雖不大有個笑容，可也沒一點橫人的勁頭，說話沒有彎子，腔調也發直，話聽起來可是老誠。

“不要難過，誰都免不了有個錯誤，過去了，改了，就沒了！大家該怎麼着還怎麼着！別拘束！”

姜明山看看張景明，想想劉寶印，身上輕了五十斤。過了一會，找空子把伍文才叫到一邊，特意地又問了一番，體性怎樣？熊人不？好支使人不？……到最後，姜明山問了一句：

“比劉寶印強的多？”

“那還能比？差天上地下去了啦！劉寶印的臉是閻王殿的小鬼——呲牙裂嘴；張景明的臉，是土地爺——大家願意看。張景明幹工作，是啥搶在前頭，劉寶印幹工作是癩子打圍——坐着喊！那還能比！？”

“真的？老這樣？”

“當然，誰還哄你？”

“那……”姜明山天真地笑了一下，好像有話不好意思說，頓了一頓才說道：“那我以後也會好好工作！”

二

姜明山工作情緒好了許多，班長和同志們都覺着不錯，在班務會上，班長表揚了兩回。姜明山正要來勁，再幹的好些；班裏有個劉文慶，外號“小得啦”，一天說不完的話，專好俏皮人，姜明山受了兩回表揚，便成了他口上的談話材料。

“哈！模範！又是饅饅又是飯！”

“姜明山，真能幹，手裏抓饅饅，嘴嚼大米飯，不善不善真不善！”

有時當着姜明山一個人，有時當着大家，弄的姜明山心裏窩火；覺着多做點工作，也惹人嫌，好幾天又不高興起來。張景明看出這個情形，就找姜明山談，在班